

清镇文史资料选辑

第 六 辑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序 言	陈荣祥
平息以张国良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经过	罗志忠 (1)
投城前后的一段经历	汪 念 (6)
红军的传说——真龙现	陈德权 (13)
苗族民间传说——苗阿央	王明超 程国祥 (22)
杨村夫同志简介	余顺荣 (34)
明、清时期清镇教育	李毅然整理 (38)
清末、民国时期清镇小学教育	李毅然整理 (49)
民国时期清镇中学以一场话剧引出的反高压纪实	罗来安整理 (64)
抗战时期迁移清镇的省立贵师和农校	罗来安整理 (67)
创办县卫校培养卫生人员	罗来安整理 (72)
一个苗族村寨的演变	程国祥 (76)
薅打鼓草	黄家礼 (86)
吹锁呐、挂红	高正荣 (89)
“安邦彦反明”时期清镇地区的军事活动	任葭荣整理 (94)
活捉麻么弟	任葭荣整理 (9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清镇县第一届、第二届	
委员会人员组成和机构设置情况	张贵玲 (101)
清镇县境域形成略述	张德枢 (111)
清镇花灯初探	程 鹏 (118)
清镇题咏补拾	龙之鸿 (122)
清镇供销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	夏国桢 (123)

平息以张国梁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经过

罗志忠

以张国梁、赵成学、李国民、黄少光为首的反革命暴乱集团，组织于一九五七年元月底二月初的冬春之交。当时清镇县农村工作主要是抓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县、区、乡、社是以贯彻上级关于“夺取农业大丰收”的指示为动力，为此，省委派有夺取“农业大丰收工作队”到我县各区、镇协助工作。

这一时期，在我县农村局部地方出现“三月三”的“蚕子会”，每月初二、十六忌“大雾”和“小雾”，五月的“白龙会”，六月的“观音会”等封建迷信活动，以此诱骗群众不搞生产，与当时贯彻“夺取农业大丰收”的指示相对立。不少地方清明时节还不耕地，忙种时节还未插秧，迷信活动越演越烈，已遍及东起东门桥，西至鸭池河。四月底五月初，迷信活动扩展到“撒神水，发神药”，全县几十个点，每一个点均有成百上千人聚集，不搞生产，而去“讨神水，求神药”，春耕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县、区、乡、社干部忧心焦急，无法制止，工作十分艰难。东门桥乡的迷信制造者开始聚众冲到县城哄闹县人委会。

以迷信为掩护，自称为“雷神大将”的高乐乡坪堡村的张国梁纠集刑满释放犯李国民、坏分子赵成学、黄少光等一

伙，活动更猖狂。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跳神弄鬼，封神点将，自封为正副玉皇“五灵官”。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张国梁聚集他的所谓弟子，腰缠红布，背插大刀，手持大斧，冲到县城，闯进县人民政政，砸烂政府办公楼玻璃，打伤民政干部。张乘县领导给他们宣传政策之机，又冲到县公安局看守所监狱门口，大声疾呼：“我是雷神大将，来接你们弟子”，“快快把我弟子放出来”等等。我守监卫士上前阻止，被张挥斧砍伤，卫士被迫把张刺伤。党和政府本着人道主义，将张护送医院治疗。县委、县政府领导还亲赴医院看望，并给张以生产资助金，嘱他伤好了要好好地搞生产。不到一个星期，张出院回去后，更是变本加厉，在群众中大肆煽动：“我雷神大将，此次下凡显灵于县政府。他们枪打不响，刃刺不入，天仙赐我回营，点将带领兵马。八月十日出兵先打区、乡政府，再打平坝、清镇两县城，进驻贵阳，打到北京去坐天下”。还说什么“今年八月要刀兵大动，要杀得血水成河，尸骨堆山，共产党要垮台”等。他按神名分工点将：赵成学（坏分子）为“正玉皇”，黄少光（坏分子）为“副玉皇”，李国民（刑满劳释犯分子）为“五灵官”。点将分工后，于六月三十日在该村跳神弄鬼，骗收民财，带领他纠集的五十余名“兵马”，腰缠红布，背插大刀，手持大斧，从坪堡出发，走遍高乐全乡，抵达玉峰乡（老王冲）观音山以显“神灵”，威吓区乡政府，继续蒙骗群众。

七月三日，鉴于张国梁集众闹事集团四处活动，事态逐步升级的情况，县委、县政府决定，从县人武部和县委、县政府机关抽出人力，由县委副书记刘焕然带队，协助区、乡干部，深入该村，作耐心的教育工作。张闻县委派人驻扎该

村，反动气焰更为嚣张，白天在路途追迫干部不信神即罚跪，曾遇赶县派驻高乐乡工作组的县邮局局长李春田，追迫路过观音山脚大路的卫城区干部蔡先福，强行罚跪。张派他的所谓“玉皇”之类分布到白岩、康乐等乡，威迫参加工作组工作同志的家属，左信方的六十高龄父亲下跪，并说：“神仙令你将你忤逆对抗神仙的儿子左信方挽回，不然你跟我们到阎王玉皇那里去交待”。此间，张还派人伏击我康乐乡工作组，妄图抢张少华、张方成的枪。由于未得逞，张又殴打我教师顾竹仙等人，并令其跪下交待。幸亏工作组去得救。张等又将康乐小学校舍捣毁，将校具打烂。夜间派人伏击我驻坪堡村的县工作组，因该村积极分子李光明告知，工作组转移未得逞，后张得知是李光明告密的，即持刀围着李光明家房子，把李光明刺伤。

在紧急情况下，工作组写信给张，预约于七月的某天，在龙潭山脚的营房山脚谈话。当时我任站街区委副书记。县委领导指派我独身一人去，带枪不露，带钱五十元。到了那里，我向他们交待政策，指明出路，好言相劝。这天，张带领十五人确实下山来了，张自称他是“关张”，随带“观音老母”、“吕布”、“马操”等人前来谈话，其余十一人暗地埋伏于谈话四周，张当时交涉相隔五十米距离等。我按照县委指示，给张等宣传解散迷信组织后，仍然回去生产的政策，并规劝他们立即停止迷信活动，生产上如困难，县委、政府将给以生产资助金。并向张指出：不准你骗群众的钱财，你要打政府的思想是反动的，你已经破坏了生产，再闹，你们性质就变了。谈话从上午七点到中午一点，长达五个钟头，但毫无效果。当“观音老母”、“吕布”、“马操”

等七动八摇地装神弄鬼，假显神威，想动手动脚打人时，张国梁假惺惺劝说他们“不必发怨气”。张国梁完全暴露了他反动嘴脸，拒绝了县委指派我给他带去的良策好语。气焰十分嚣张的张国梁，当场凶神恶杀地说什么：“我是天上的老祖神，来到凡间救凡民，从今各办各的事，谁也别管谁的事情。我乃雷神大将是也！”话音刚落，张叫“回营了！”潜伏在谈话四周的十多个歹徒，一哄而出，背刀持斧，杀气腾腾地上山去了。

尔后，张按照他的“八月刀兵大动，八月十日即分兵”的计划，在白岩村“练兵”。八月三日，平坝县齐伯房村属长杯（系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农业社会会计）到此规劝其姑妈回家生产（因其姑妈被骗到此拜神求药），当天被张发现，说闯到了他带兵出发的头旗，捉住周进行严厉训斥，强迫跪下。周当场反抗，张即用暴力对周拳打脚踢，逼周交待是谁调线的？张把周拖跪在聚众的坝子边，张边跳边叫：“不信神，不信教，不杀等几时？这就是我们出发的开刀人。”从上午跪到天黑时，张国梁手持大刀，指使李国民、黄少光、朱华昌等人，把周拖离张的“营房”住地约200米处的山洞里，由张国梁用大刀活活把周砍死。

四日，我闻悉后，带领工作组的王志华、陈友伦等及时赶到现场，查明属实后，立即返乡向县报告。县政府当机立断，由公安局副局长张大华，急电报告省公安厅。省厅当即指示。矛盾性质已经变了，要立即对张为首的反革命暴乱集团犯实行围捕，县、区要组织好民兵，在指定联络点待命出发。当天下午九时许，省公安厅由副厅长刘子明带领一个民警班驱车赶到清镇。刘子明副厅长任指挥长，宋明山县长任

副指挥长。深夜十二时出发，并令平坝县和清镇县区、乡民兵队伍赶到现场，围房守路口。五日早晨六点队伍准时到达，这时天刚亮。

反革命暴乱集团的卫兵发现“营房”被包围了，赶紧通风报信。接着，“从土营房”内窜出手持大斧的十多个暴徒，如丧家之犬，惶恐不安，东进西出。这时，指挥部领导命令喊话：“张国梁！你犯罪被捕了，只有投降缴械才是出路！”张还顽抗地破口大骂我：“你们人马来齐了，你就是我的开肠破肚人！”边骂边叫他的“弟子们”：“取水显灵了！我们全身为神，他们的枪打不进……”当我公安战士用闪光灯拍摄现场，灯光闪亮时，张还借此高声说：“弟子们看！雷神公公显神灵了！”大声狂叫：“弟子们，手持宝剑出营了！”数十个歹徒手持凶器，一哄而出，向我围捕民警和民兵扑来，负隅顽抗。

反革命暴乱集团的一亡命徒用大斧乱砍平坝县公安局一民警，民警们自卫还击，有三暴徒被当场击毙。下午五时，在强大的武装攻势下，歹徒们不得不缴械投降。张犯也独自背着他受伤的女儿（“吕布”）出来束手就擒。

经审查，除平坝县外，我县对这一反革命集团的参加者，教育释放了多数，逮捕了十三人。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在清镇县城召开有五千余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由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石文礼进行宣判，当即处决了张国梁、赵成学、李国民、黄少光等四名主犯，其余九名被判处有期徒刑。至此，以张国梁为首的这一反革命集团被彻底粉碎。

投诚前后的一段经历

汪 念

投 诚 前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清镇县城迎了解放。在这翻身的日子里，人民喜庆，奔走相贺。而我们原清镇县民众自卫总队部（除溃逃的外）仅存的少数官兵，（即中校副总队长毛惠清、少校督练主任朱超群、上尉干事汪念、中尉书记朱贤仲和少尉分队长朱振田，还有新吸收的高飞、焦德圣及士兵宋庆中等人）尚徘徊在麦西、麦巷、班寨、靛山之间，终日沉沉闷闷，吊胆提心，忧虑着自己性命。日子艰辛，内部尔虞我诈，我与朱贤仲二人早生怨意，恨不能展翅飞脱，但行动未遂，没有如愿离开。现将当时产生的两种思想态度，回忆提及：

以朱超群一方的一种态度是：主张埋伏山头，放黑枪出击分散逃村的解放军，夺取武器扩充自己。此种野心，自不量力，当然是幻想。是违背大家心理的意见，既无行动也不可能形成行动。

以毛惠清为另一方的另一种态度则是：主张起义投诚，走立功补过的一条有出路的光明道路。这种思想，并不冒险，大家心里乐从，结果是获得了实现。

我与朱贤仲二人，对此担惊受怕的生涯，已属骑虎难下；有一次我二人换了便衣，从靛山叶茂林家托人把枪交回班寨朱超群后，我们朝五里桥方向欲去贵阳，行不多远，旋被朱超群派兵追回，若不返回则是想“出卖”他们，要对我二人不起，逼着我俩又跟着回队。如此躲躲闪闪，昼匿夜露的日子，真是难过。我们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熬到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上，毛志清才把由城中捎下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七军政治部主任余庶骥争取我们“弃暗投明”的一叠函件，内有《共同纲领》、《二野布告》、

《约法八章》等，对大家宣读后并晓以利害说：国民党的正规部队百万大军都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无处逃身，我们几个毛毛人，几根烂枪顶个屁用，大家还是投诚的好。多番比喻，消除顾虑，遂决定起义投诚。十一月二十四日从麦巷廖恒甫家出发，当夜宿萝卜哨朱家，二十五日向县城进发，路经西门外毛家水碾时，被驻该地的解放军连队截住，送水散烟，一派和气，要我们就地缴枪。毛志清拿出政治部的信给他们指挥员看后并说，我们要到政治部才交枪。遂让我们进城，到达北门川主庙缴械后，士兵回家，我和朱贤仲两人指定到县大队听候安置。

投 诚 后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完全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七军政治部正式投诚了。从此日起，我走上了

光明道路。县大队大队付杨殿甲同志，把我和朱贤仲二人留在县大队工作。我和殿甲同志，虽然相处不久，他的音容笑貌，严实作风，至今历历在目。谨叙其我身受教育之点点滴滴，以志怀念。

其一：有一次我们在原看守所楼上（他的住处）学习，见下边监中送进一名“小偷”，一位战士领他向大队付报告是否收监。经杨审讯后便命放了。我问说：“大队付，何以不关他。”殿甲同志说：是咱基本群众，老实农民，一时没有觉悟，偷别人地里种的小菜充饥。这种案子，达不到关押程度。经教育后，他颇知悔改，所以应予释放。咱共产党革命目的，就是要让广大的贫农雇农彻底翻身。这是对我们的一堂阶级教育课，使我在事实面前懂得自己的立场、观点，必须转到人民方面来，思想政治觉悟有了提高。

其二：有一次大队付剿匪回来，他留我们同他吃饭喝酒，他的酒是用“军用水壶”盛着的，他说他天天都要喝点，但不多喝不会醉。我曾问他：“大队付，您昨夜在哪点打匪？”他笑笑回答：股匪被咱击溃了。根本不说匪名和地名，这对还处于被考验的我们，就不敢打破沙锅问到底了。也证明殿甲同志之守口如瓶，是老干部坚守军事保密规定的表现。对人处事是有分寸的。我欲言又止。

其三：一九五〇年：元旦”将属，他布置我二人跟同老战士一齐扎庆祝牌坊，经过大家动手，于四九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就完成任务，准时将“牌坊”竖在原监狱（今印刷厂）门前，经他检查还认为满意。不久，他返回部队时曾不见外地对我说：老汪，可惜你有家属，不然我很想带你同上部队。短短几句，使我听了心里暖融融的，相距四十年，音

犹在耳，岂敢健忘！

殿甲同志行前，介绍我至县人民政府听候王建民秘书安排工作，使我大步跨入五十年代。

最 深 的 感 受

五〇年初，正是土匪猖獗之际，县委书记杨村夫和副书记兼县长尚子端等领导，忙于剿匪。政府工作，多半是建民秘书顶着，王还兼任文教科科长。接收用我后，安排我在科内担任会计工作。在与王秘书接近期间，为时不短，他的言行行为，以身作则的作风，使我深受启发，感受最深。饮水思源，许多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往事，记忆犹新。特述及片断。

终日忙碌 不知疲倦

解放初期，人民政权是建立在国民党遗留的废墟一滩摊子上，千头万绪，百般待理，人少事繁，我听见的王秘书，坐镇政府，各阶层人员都要接触；时而迎送部队呀，安置留用人员呀，吸收社会力量呀，恢复学校、组织农会呀，征粮呀，召开各型大会呀，等等，等等；都是建民同志出面，指示、布置，日以继夜，看不到他休息。不辞劳苦，艰苦朴实

的革命作风，在我眼里，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上级，内心钦佩。

公差在外 送暖到家

五〇年初，王秘书派我跟随工商科科长王迎祥、审计胡耀南、财会万国謨雇一马车押送“清理物资”赴花溪贵阳专署上交。我还在花溪未归，原妻在清镇分娩二胎女孩（已夭亡），建民同志得知后，立即派管理员李斌同志送线上门慰问，我返家后夫妻二人谈心对比同言：“在旧社会卖力，谁管你呢！”

婚事从简 带头移风

据我所知，建民同志和城关小学教师朱德珍结婚，一不请客、二不受礼、三不用新房，仅添制了两床新被就完婚了。由县长尚子端主持婚礼，赞美他们“革命”的结合，既活跃又大方。开创婚礼从俭的新形式。领导带头“移风易俗”决不空喊，国家提倡，实可取也。

放下包袱 轻装前进

五〇年三月，县公安局设“党特人员悔过登记处”于万

寿宫（今水电局），凡上述人员，都必须前去登记、悔过。悬牌在三角花园（前公安局、现工商银行）通知“号数”谈话，也不准早去、迟去、更不准不去。我们有些留用人员因此背上包袱、思想恐慌，连饭都减食。

我是在此之前曾将在国民党供职时期的一切证件，先向王秘书“亮相”过的，经他审阅的证件是：考试院院长署名戴传贤签发的普考及格证书（甲级普通行政管理人員考试合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发的任职令（任为独立第十三监护大队六十一中队准尉特务长），军训部部长陈诚发的任职令（任为贵州省训练团学员队军委三阶司书），前銓叙部部长贾景德发的派用状（派为贵州省训练团人事室科员），后銓叙部长沈鸿烈发的任审合格銓叙通知书（銓叙委任一级），云南贵州考銓处处长周毓宣发的备用人员登记证（印明具有县行政人員科（局）长任用资格），还有贵州省主席杨森署名印发的《贵州省政府職員录》（我是省训团主任干事），又有《贵州省训练团同学录》（我参加二十一期人事管理组受训）的一切证件。除建民同志边看边问外，当时还有县支行行长宋朝贤也在场，他随手从帆布袋中拿出厚厚的一本，翻出“贵州”的部份与我交呈的进行核对，果然一模一样，一字不差。宋说：我们南下前就掌握你们了。因有王秘书对公安局常守德交换过意见，我去悔过登记，首获“过关”，建民同志还号召其他留用人员打消顾虑，向我学习，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凌晨跑步 朝气蓬勃

新社会了，县机关的各级干部，每天清晨都要参加跑步，集合地点规定在三角花园，时间是黎明，我们去站队有时还在月光之下，有时伸手不见五指，跑转来天才亮，跑的路线是三条：（一）朝周武井方向，（二）朝东门桥方向，（三）朝娃娃桥（今清纺厂）方向。领队喊“一、二、一”的干部，我还记得是常守德、赵子厚、张钦山、晁文哲、张汉民、韩进修等一些领导，这种旧社会没有的新风气，有力地唤醒着沉暮的县城人民。人们说：解放了真是大不一样。由此，人民政府威信很高，发动群众，一呼百诺。具体体现在“抗美援朝”参军运动中。城关镇镇长汪绍清率先报名，街上青年普遍响应。一批又一批地“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

红 军 的 传 说

真 龙 现

陈德权

早在前清光绪年间，清镇卫城这个不到三百户人家的集镇，因集散烟土，贩售毛皮山货，绸缎綾罗，海味山珍而商贾云集，城内的栈房商号，日日客旅不断；遍街的茶楼酒肆，夜夜童叟满门。说书的、唱戏的、杂耍的、叫卖的，此去彼来，络绎不绝。九流三教，无奇不有。那些大大小小的鸦片馆，更是吐雾吞云，乌烟瘴气。真个是藏污纳垢，发财背时，伤天害理的所在。四川、湖南、云南，乃至远道江西的客商都成帮结队地来做买卖。为了发财发富，还在这方圆两箭之地，城内城外，东西南北，先后修建了城皇庙，水磨庙、张爷庙、川主庙、玉皇阁、观音殿、黑神庙、关帝庙、文昌宫、迴龙寺、万寿宫、潮音寺等庙宇。终年四季，烟火不断。每岁春夏之交，有五月的单刀会，城皇会，六月的观音会，秋后十月的牛王会等。设坛打醮说圣谕，祈求神祈，保财消灾；各路商贾还兴起了不少会馆，如四川会馆、湖南会馆、江西会馆等，以求同舟共济，相互提携。为了站稳脚跟，商首会长还以“仁、义、礼、智、信为名，各执一守，拉帮结

伙，坐山为王，聚党营私。建起了各种目的哥老会，同乡会，弟兄会，姨妈会。使这不大的集镇，呈现出畸样的繁荣。曾一度被人们称之为“小金州”。

当地的富户并不多，但要首推外号人称二曹操的地头蛇垛把子大爷郭希侨。他想居群蛇之首，为自己扩大势力，时时摆出前清秀才的斯文姿态，假惺惺扮成东善好施的样子。对平时鱼肉的佃户乡民，施以小量的柴米布帛，对那些被他凌辱的小男妇女，则采取高压和欺骗的手段，不让他们说话，更不准越轨反抗。清末民初，他还为首成头城郊西南田坝兴建了扶风阁。说是什么扶风压邪，水绿山青，财帛不断。又在城南求雨坡下公路旁，树立了“惠我灾黎”功德碑，碑上书刻着施舍银钱救济失火灾民的财主富户的名姓，以取信于民。还扬言：北京城里有黄龙，在这“小金州”里就有我独角龙。独角龙二曹操家有良田数百顷，房舍几十间，丫头妈子一大群。一家大小吃的是珍肴美味，穿的是绢丝綾罗，十天半月，还要叫戏班到家里赴堂会唱大戏。门上有恶犬把守，门外有狗腿催租。他家在镇上经营了两间绸缎布庄，独家把持着一个盐号。二曹操始终保持着前清遗老的“风度”，成天总穿着八团花的龙锦马褂里丝袍，戴着红顶珠的青色瓜皮小帽。两个白多黑少的勾魂眼，一对毛茸茸的恶煞眉，两片翘胡子，一颗鹰勾鼻。一出门不是坐轿就是骑马，随身家丁一大串，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弄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就是每一任的县老爷，都得要前来“小金州”拜见他，送上厚礼，才有下足立锥之地。真个是：

坡下盘起地头蛇，独角一摇成滚龙。

民国十二年，四川帮商人里出了一个商首，兹因他是南

闯北，投机钻营，练就了一套发财的本事，他的信条是：“慈面黑心，进室招财”。赚了好大一笔钱，来到卫城修起了房舍，制办了田土，住下不走了。他姓陈，排行第一，取名长生。他没有二曹操那样的“秀肚”，却也假装斯文地将俗名“长生”改称文雅的“长青”。人们当着面，称他为陈大老爷。由于他发福胖得出奇，活像大雄宝殿里的弥勒佛，背地里大家总叫他陈罗汉。他饱食终日，养尊处优，胖得眼睛眯成一条线，冬瓜似的脑袋搁在肩上，分不清那是脖子那是头。圆滚的肚子恰似反扣着的一口大铁锅。他成天不是端坐在堂屋的佛象前捻脖子上挂的佛珠，就是卧躺在烟榻上和小老婆一道吞云吐雾。他逢人咧嘴笑，笑里藏钢刀。他囤积居奇，大放高利贷。特别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更是大施手段，低价买进，高价售出，短斤少两。穷人们痛苦不堪，怨声载道。

人们在黑暗中呻吟着，盼望着：小斗借得陈仓米，秋后大斗不见底。忍泪吞声度时光，泪洗时光疼断肠。何日得见天开眼，真龙现身我烧香。

滚地龙二曹操正在得意之时，又来了个同他争高下的四川龙弥勒佛陈罗汉，加上趋炎附势大大小小的毒蛇、黄鳝、蚂蝗、泥鳅。他们一些随着二曹操，一些跟上勒弥勒佛。今天亮团聚会，明日山头比武。就这样，你来我往，打杀争斗闹了十几年。把小镇上的百姓折腾得够苦了。人们都在暗暗祷告上苍，求菩萨保佑，盼望这兵荒马乱的苦日月早一些结束。

民国二十四年，北上的中央红军打到了遵义，并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强渡江界河，攻克娄山关，四渡赤水河，佯攻贵阳城。国民党二十五军吓破了胆，军阀王家烈的

“双枪将”更是跑得屁流尿流；土豪劣绅，地富老财，一年三百六十天，惶惶不可终日；跑省城，逃狗命，钻岩洞，藏浮财。二曹操和陈罗汉，两条相互鲸吞的毒蛇，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爬虫螻蚁，反动的本性使他们暂时勾结起来，妄图与红军对抗。今天收税，明日派捐，抽份子，抓壮丁，备枪练弹，筑圩子，修碉堡，练民团。这一伙坏蛋还打出蒋光头的所谓“戡乱建国，人人有责”的幌子来，招摇撞骗，蛊惑人心。老百姓更加痛苦，怨声载道，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

民国二十五年，正月初三，春节刚过，小镇上的人们为了生计又开始奔忙了。设摊售货，荷锄上山。人们将希望藏在心底，遥祝红军多打胜仗，诅咒那些毒龙蛇蝎不得好死……

为了粉饰太平，郭陈二恶霸照例要在正月初九这天给龙神祭奠开光。从初九开始，一年一度的龙灯会要到十五元宵才结束。今年正月初九的那天一大早，天气还异常的寒冷，仅有百十来人汇聚到东门街四川会馆门前，三五成堆，四五成群，等候亮龙灯。那景象十分地冷落。要是前些年，别是另一番热闹场面。郭陈二霸在十多个喽啰的护拥下装模做样迈着方步向四川会馆走来，旁若无人地坐在预先设下的两张并排的红漆描金太师椅上。随从装上了烟茶，退避到两厢，天井中央青黄两条龙灯在九九八十一支大红明烛的光焰下与郭陈二人的黄青八团花锦袍相辉映。待到巳午交刻开灯出行。

猛然间，叭叭叭几声枪响，正襟危坐的二曹操吐着嘶哑的嗓门厉声吼道：“是哪个龟儿子乱打枪，快给老子抓起来。”

“回禀老爷，不是哪个，是，是……”门外的随从跌跌